

## 惠安埭厝村國姓王爺神誕儀式側記

曹峻

廈門大學歷史系

埭厝村，地處閩南的自然村，隸屬惠安縣洛陽鎮，與泉州市交界。該村居民二十來戶皆為鄭姓，奉清代南安縣石井鄭成功為自己的祖先。每年的農曆八月初三是「國姓爺」鄭成功的生日，村民們要舉行盛大的儀式以示慶賀。我於 1999 年、2000 年（8 月 30-31 日）連續兩年參加了埭厝村舉行的此一慶典。

埭厝村民都認為他們與鄭成功是同宗的，並奉其為先祖。不過，他們並沒有把鄭成功神祖牌供奉在他們的宗祠裏，而是把他的神像供奉在村廟裏。村廟是一間面積大概只有四、五個平方米、頂高兩米左右的矮小土屋。裏面神堂上供奉的主神是國姓王爺鄭成功，旁邊是其他一些很小的次神。每年的農曆八月初三是國姓王爺神的生日。實際上，鄭成功是生於 1624 年 8 月 17 日（農曆七月十四）的。由此可見，在埭厝鄭姓村民中，國姓爺已經神化。每年神誕節日，村民都要將國姓王爺神像抬出來，舉行盛大的遊神儀式。

國姓王爺神誕儀式的主要工具是一乘木制太師椅改裝而成的轎子，在太師椅的兩側綁上兩根竹杆，再在竹杆的前後兩端各綁一根可以活動的橫木，這就成了可以由四人抬的簡單轎子。然後將鄭成功的塑像置於太師椅中，紮緊，以防儀式進行過程中塑像跌落。這樣，儀式用的神轎就準備妥當。儀式開始時，四個年輕人抬著轎子，旁邊由一位能通神靈的神婆，一邊拿著點燃的紙錢繞塑像揮舞，一邊口中念念有詞，將神靈召來附在神像上。當神靈到來的時候，轎子便會劇烈地左右搖晃，且時而前進，時而後退，有時還會大幅度地轉彎擺動。不一會兒，四個抬轎的壯漢便汗流浹背、氣喘吁吁了。

整個儀式活動分為三個部分。首先，在農曆八月初二（2000 年 8 月 30 日）這一天，先是各家各戶端著供品到土廟神堂下祭拜國姓王爺神；接著至

傍晚時分，村民將國姓王爺神抬上神轎，開始在埭厝本村挨家挨戶地巡遊。當國姓王爺進入一家的院子時，這家主人就要上前與神靈對話，許下心願，並答應出資若干。之後神靈才會搖出院子，到別家去。直到遊遍全村，儀式的第一部分才算在本村結束。

第二部分是整個儀式最重要的環節，即在本村巡遊完之後，遊神隊伍就前往鄭成功故鄉——南安縣石井鎮西角的延平郡王祠（即石井鄭氏小宗祠）進香朝聖。從惠安縣埭厝村到南安縣石井鎮西角，要繞過泉州市，大約有六、七十公里的路程。因此，每年埭厝村都要集資雇兩輛大車，將進香村民和神像載到石井去。前往石井的成員，一般是由每戶出一人作為進香代表。每家都要準備雞鴨魚肉及紙錢香蠟等祭神用品，且每人手裏都拿著一面小紅旗，上書「延平郡王」四個字。吃過晚飯後，載著「國姓爺」及眾村民的車隊便浩浩蕩蕩地向石井進發了。讓我吃驚的是，這支敲鑼打鼓、紅旗飄揚的進香車隊在過泉州大橋時，居然可以免繳過橋費！

在石井延平郡王祠裏，供奉的是國姓王爺鄭成功神像。這裏的神像比埭厝村廟裏的神像高大得多，而且祠堂前有一排象徵著顯貴地位的旗杆杆。石井延平郡王祠是整個閩臺地區國姓王爺信仰的總廟，每年都有許多進香團到此進香朝拜。埭厝村進香團到了石井延平郡王祠後，先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聲中紛紛在鄭成功的神像前擺上供品、點燃香蠟，虔誠地跪拜起來，而抬來的鄭成功神像卻暫時置於一邊。一時間，原本沈寂的祠堂變得人頭攢動、熙熙攘攘，好像趕集一般。各家祭拜完之後，便由祠堂裏的老人招呼到邊房中稍作休息，泡茶、吃點心，一邊聽著老人講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歷史故事。待到午夜零點，村民們抬起神轎，在祠堂門前的平地上開始了召喚神靈的儀式。之所以將「國姓

爺」的神像於八月初二晚抬來石井，並在零點時舉行儀式，據當地人講，是為了要讓國姓爺在生日時回到家鄉過一個晚上。不過，這個晚上也沒有過足，大約凌晨一點時分，「神婆」就將「國姓爺」請回去了。於是村民們打點行裝，爬上大卡車，連同「國姓爺」一起，回到了自己的村子。

每年去石井進香的情況基本如此，但今年卻發生了一件意外。原來，今年「國姓爺」在遊村時，村裏的一位老人不知出於何種原因，居然用鐵棍去敲「國姓爺」神像的頭！因此當「國姓爺」回到石井時，便通過「神婆」向眾人哭訴，說其父親因為他被打，而要他留下來過夜，不讓他回去。這可愁壞了眾村民，但他們也因無能為力而束手無策，只有神婆在一旁又唱又跳，忙碌了好一陣子，好說歹說，總算勸服「國姓爺」回到村子裏去。

儀式的最後一部分是回到埭厝村之後，「國姓爺」還要再一次遊村。這次每家每戶要在院子裏擺起供桌，插上香火，恭候「國姓爺」的大駕光臨。「國姓爺」到來之後，照例又是求些平安、發財的事。每家都遊遍之後，村民們就將「國姓爺」抬回村裏的土廟，整個儀式活動才告一段落。

第二天八月初三（2000年8月31日），各家各戶都要早起，準備設宴招待客人。在這一天的客人裏，有母親娘家的兄弟、出嫁的女兒等親戚和工

作單位中的同事、朋友等等。客人往往是走了一批又來一批，主人家也就不停地陪客人吃飯、喝酒、甚至劃拳。一直到深夜客人都散去之後，主人才可收拾滿桌的狼藉，八月初三鄭成功的生日慶賀活動才算結束。

通過這次儀式活動的考察，筆者產生以下幾點思考：一、在埭厝村，鄭姓村民祭拜鄭成功的活動，似乎與宗族祭祖習俗有一定的聯繫，但已經超越了祭祖的範疇，而是屬於閩臺地區普遍的國姓王爺信仰的一部分；二、埭厝村民抬著本村國姓王爺神像前往南安石井國姓王爺總祠廟進香，表明國姓王爺信仰的權威與象徵獲得了超村落、跨地域的認同，並形成了相應的分香系統。而這又與地方社會的權力關係問題密切相關。三、國姓王爺神誕儀式後的宴請親戚朋友活動，為村民提供了加強和擴大社會關係網絡的機會。這就表明，儀式不僅是對現有地方社會權力關係與秩序的展現，而且還可以創造出新的社會聯繫，對村民的日常生活有著潛在的影響。總之，透過這次儀式活動，可以對村民的宗族、王爺信仰，以及與外界的社會聯繫等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有一個大致的瞭解，但各個方面的內在結構以及相互間的內在聯繫，則有待進一步的考察和分析。

---

## 書評

廖迪生著《香港天后崇拜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0年版）。

蔡志祥著《打醮：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0年版）。

黃永豪

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

最近，廖迪生的《香港天后崇拜》和蔡志祥的《打醮：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》兩書先後出版。兩書皆以地方宗教活動作為切入點，研究傳統文化與地方社區的互動關係。廖迪生主張：「當我們觀察天后崇拜這一個活動的時候，看到的不單只是宗教信仰的現象，也包括人們的日常生活，地方族群之間的關係，以及國家的管治，地方社會經濟

與政治等問題。」（廖迪生，頁22）而蔡志祥的研究展示：「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習俗，在轉變中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如何保存和變更——在現代都市化過程中，鄉民如何從打醮的組織和儀式中，把掩蓋了的族群意識和社群間的矛盾和競爭，不斷地重新詮釋。」（蔡志祥，頁23）他們兩人一是從酬神著墨，一是從祭幽入手，而不約而同的回到地方社